

罗湖桥之恋

归侨的故事

作者 - 黎明祥 图片来源 - 网络发表时间: 2013-01-18 15:00:52



当年是这样过罗湖桥的

我的一生做过许多的梦，但醒后即消逝。唯独罗湖桥，从我还是少年时期开始，直到今日，对她总是梦不断，情不断，感慨不断，永远留驻我心中。

当年，我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二渡港，这是一个美丽的渔村。渔村不大，近百户华侨人家聚居在一起。从坤甸到山口洋的公路穿过渔村，这里消息灵通，人们也很关心国家大事。

1949年10月1日，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飞越万里长空，传到我们美丽安宁的渔村来！全村沸腾了，比过春节还热闹。老一辈华侨万分激动，扬眉吐气，深感到当了一辈子的“海外孤儿”，如今终于有了祖国强大靠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了。埋藏在广大华侨青年学生一代心中的“回唐山去”的宿愿，像山洪暴发似地迸发出来，顿时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一批批，一群群青年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香港，踏过罗湖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打从我上小学起，就常听到长辈们和老师谈起罗湖桥这个名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听到罗湖桥的声音更多更响亮了，听到了她热情的呼唤。从此，罗湖桥常常闯进了我的梦乡。

我梦中的罗湖桥，各式各样，千姿百态，有的似亭亭玉立的少女，有的似银丝飘髻的老翁，有

的似体高臂长的巨人，有的似珠光宝气的贵妇……，是金桥？是银桥？是仙桥？罗湖桥啊，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桥？你已成了我梦中神秘莫测的桥。

1950年上半年，我在坤甸振强中学就读不到一个学期，就离校准备回国。1951年底，离我回国的日子越近，听到有关罗湖桥的事就越多。一位阿伯说：“到了香港，不算到了唐山，英国佬还霸占着它，听说要走过很长的罗湖桥，才算进入唐山大门。”一位大叔说：“过罗湖桥要小心的，‘蒋该死’还经常派飞机去轰炸。”邻居阿婆说得更吓人：“过了罗湖桥，很冷的，不小心耳朵会冻掉的。”她还真是好心人，给我送来了足有半公斤重的黄腊，叮嘱我带回去防寒防冻之用。

离别那天早晨，母亲为了请“大伯公”保佑我，领着我到庙里烧香叩头。在他们老一辈人看来，回唐山最难闯的鬼门关是“七洲洋”。他们清楚地记得，祖辈们被卖“猪仔”到南洋时，许多人就是葬身大海的。不过，在我的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怎样过罗湖桥。因为，现在过大洋已是很平常的事了，我们坐的是大火轮，很安全，更重要的我现在持的是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不像祖辈们过去手持的是卖身契，谁还敢随便把我们扔进大海！

果然，我们坐的火轮很顺利地闯过了汪洋大海，抵达了东方明珠——香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如何过罗湖桥。轮船刚驶进维多利亚港，就被两艘香港水警巡逻艇包围了。不一会儿，十几个荷枪实弹的黑衣警察爬上火轮，然后把我们这批从西加里曼丹各地来的几十个十几岁的学生押上岸，一直押上火车。火车开了，这些黑衣人没有下车，显然，还在监视着我们。我们一路高歌欢唱回国前学会的《东方红》、《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不知不觉中，火车缓缓地停住了。同车厢的香港阿伯站起来对我们说：“罗湖桥车站到了。”我们听了，十分兴奋，赶紧收拾行李下车，排着队随着人流往前走。

走了不远，一座木桥便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座普通的木桥，普通得就像乡间常见到的那种不加修饰的木桥。也许是长年累月的饱经风霜，木桥很破旧，周围是一片荒凉景象，杂草丛生。从桥下小河发出的阵阵臭气扑鼻而来。桥约20几米长，中间有一道警戒线，两边用铁丝网拦着，各开着一扇小门，小门两边各站着武装的香港警察和新中国边防战士。人流就从这小门过去，显得忙乱、紧张。难道，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罗湖桥吗？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是罗湖桥，没错！”走在我们旁边的阿伯对我们说。大家听了，不约而同地大喊大叫：“我们快过罗湖桥了！”接着又有人喊：“你们看，前面有五星红旗！”大家抬头看去，又是一阵欢呼雀跃。

这时，我好像才从梦中醒过来，睁大了眼睛，望着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同大家一起大踏步地迈向罗湖桥。当我们一踏上罗湖桥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地含着热泪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一齐扑到桥北端的小门。解放军见我们是侨生，抢先迈出小门一步，把我们一个个地拉了进去。我们紧紧地握手、拥抱。

我们过了罗湖桥，边防战士领着我们到海关楼办理入境手续，行李都免检，很快就办妥。真没

想到，想多看两眼罗湖桥都来不及，便匆匆地赶上北去的列车。我坐在火车上，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虽然我见到罗湖桥时间是这样的短促，但却给我抹去了我梦中罗湖桥的神秘面纱，留下了一座既普通又不寻常的历史之桥的深刻印象。尤其那桥两端的铁丝网，那铁丝网的小门，那小门隔着两个世界，这种情景，又是这样地令人寻思、难忘，深深地拨动着我的心——一个已经归宿的年轻人之心。

罗湖桥啊，共和国的南大门，你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热带的人，乍一到了北京，换了个天地。这个城市的各类学校，都有许多归侨在那里读书，我读的学校是汇文中学，无论是国内同学，还是侨生，大家相处融洽，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天天向上，这就是后来我们常常怀念的“黄金时代”。当然，许多侨生在北方生活，最不习惯的就是吃食堂。那时学校的伙食，都是常年“一惯制”；什么时候吃高粱米、啃窝窝头、喝棒子面粥，什么时候吃熬茄子、煮白菜，每天每周每月都是千遍一律，总不变其味。虽然如此，时间稍长，也入乡随俗，同甘共苦，没有怨言，大家一视同仁，没有特殊分子。我对这些倒习惯，如果说有不习惯的话，就是吃鱼比登泰山还难。到了困难时期，那时我已经在天津河北大学上学，别说吃鱼，就连窝窝头也啃不上了，吃的都是野菜，“瓜菜代”。许多同学，老师都“胖”了起来，浮肿了。政府为了照顾归侨，采取了特殊供应措施，每个月供给一定量的大米。我们侨生成了“特殊阶层”。但是有许多侨生放弃了这种特殊享受。困难、饥饿、浮肿，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可是，也真怪，越困难，人们的心越齐、越团结。从新中国诞生起，从世界各地回国的归侨人数，据说高达6位数字。然而，在这时期，大部分归侨都安心留下同祖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除了个别人外，再没有人从罗湖桥出去的。

在经受了三年的困难时期之后，我从大学毕业了，校方把我留在学校工作。工作没几年，正是壮志凌云为国效力之际，一场文化大革命席卷了祖国大地。这时，对我们归侨，“资产阶级小姐、少爷”这类帽子已经太小了，换了个什么“里通外国”、“特嫌”、“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一顶顶莫须有罪名的大帽子往你头上戴。对许多归侨来说，皮肉之痛都能忍受，而精神上、人格上的污辱，却是人生中最大的痛苦，难闯的鬼门关。人能活几次？只有一次。要把只有一次的生命延续下去，不为别的，只为了给自己创造一生清白而有价值的生命。我和许多归侨一样，坚持着这条信念。

我进了“牛棚”，后来又到了农场接受改造。到了农场，我似乎“解放”了一半。农场坐落在有北国江南水乡美称的白洋淀，是抗日时期“青纱帐”游击队的圣地，出产的清水稻也很有名气。这里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风光很美，能呼吸到“牛棚”里呼吸不到的新鲜空气。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同病相怜的，有共同感受，三三两两在一起时，可互诉衷情。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同一位老教授一起下稻田轰麻雀，“看好”那位教授。这位老教授，是国内知名学者，我猜测，让我“看好”他，不外是别让他自杀、逃跑和乱说乱动。也许我这个猜测是多余的，像他这样“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还担心他走绝路？“乱说乱动”，他更用不着，这些师长们，在旧社会苦了一辈子，祖国新生了，有了安定的生活、工作环境，一生无所求，只求自己

一生清白，把书教好，图个桃李满天下。我打心眼里没有理由不看好他，我同他分了工，让他呆在大堤上的茅棚里看守，我下到地里同麻雀周旋。这对我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一是照顾了老教授，二是我可在稻田里偷闲到河沟里去摸鱼。轰麻雀、摸鱼，这让我重温了在二渡港渔村的童年生活。我有时能摸上几条鲫鱼上来，用柴火烤着吃。我和教授同享受，他很开心，说：“我们真是逃避了现实，来到世外桃源，还让我第一次尝到你们南洋风味的烤鱼。”我俩都乐了起来。

其实，在这段日子里，所谓开心，只不过是痛苦的掩饰下，在特定的环境里的一时表露罢了。越是在这种默默的痛苦环境中，我有时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小河边思念往事，以减轻眼前的苦闷与愤懑，增强勇气与信念。我是多么思念啊，思念海外的亲人；思念那无边无际的椰子林和碧波万顷的大海；思念那父亲叫我升起的新中国国旗；思念那第一次看到罗湖桥和罗湖桥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神州大地啊，你真的变了吗？黄河长江，你真的停止奔腾了吗？当时，不单是我，这也是千千万万人们在思考，在担忧的问号，但周围的人谁也不会给你一个明白的答案，即使有人明白，也会把答案埋在心里头。

不久，传开了一条令人伤心而震惊的消息：许多归侨，纷纷地离开了可爱的祖国。当他们走过罗湖桥时，含着泪水，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了祖国。这个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感到愕然。我偷偷地掉眼泪了，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想，罗湖桥虽然离我还有数千里之遥，但又觉得离得很近，只要我横下一条心，也会像他们那样一迈步就走过去的。我住的宿舍来往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似乎在问：留，还是走？有一位同事在我这里一坐就是半天，几乎是默默地坐了半天。他了解我，要说最舍不得我走的，应该是他。他最后还是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如果你能出去的话，也好！我相信，你到了国外永远也是爱国者！”

“爱国者”，这个词过去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这是极平常的字眼。在一个共同的国土上为祖国而工作、生活的人们，谁不是爱国者？平时何须戴上这样一顶光荣的帽子，头上划上一个闪耀的光环，才算是忠诚可靠的战士？才活得痛快？但是，此时此刻，在人为地要把老百姓划为三教九流、三六九等的年代里，这位同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我这个有“海外关系”的人说成爱国者，而且认定我即便出国了仍然还是爱国者的时候，这“爱国者”的字眼的份量，可说比高山还重，比大海还深，比核裂变还有力量。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撞击，发出了阵阵的呼号。他走后，我一个人在屋里放声大哭。我记得，我回国后，还从来没有这样大哭一场的。

是的，人民不但可以作证，罗湖桥也可以作证，你虽然是一座普通的木桥，然而你又是一位威严的卫士，谁是爱国者，你最清楚，最有发言权，过去，从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海游子从你身边堂堂正正地走进来的时候，你是何等热情地拥抱他们，今天，又从你身边出去的一批批含着伤心泪的归侨，难道你不也这样认为，他们是无辜无罪的清清白白的爱国者么！

人到绝路都有通途，国家遇难必有光明。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的力量粉碎了。神州大地啊，又迎来了鲜花如云的春天。

在这大好的时光里，鸿雁啊，你又重新展翅，从蓝天飞来，飞越大海高山，飞过香港，飞过罗

湖桥，把一封封海外来函带到祖国大江南北。十年断家书的我，也收到来自千岛之国的家书。当我拆开家书时，叫我悲喜交加。喜的是可以同海外亲人通信，不再被视为“里通外国”；悲的是此时才知道我的双亲几年前已先后离世。家书说，父母临终前，很惦记着生活在祖国的我，无刻不盼着我的音讯。他们哪里明白，正当老人家要告别人世之际，也正是我失去自由之时。

妖氛荡然，苦尽甘来，现在不但“小我”的家书可以自由来往，而且“大我”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要走向世界了，中国要成为“屹立于世界之林”了。罗湖桥啊，在这充满生机的时代里，你又开始肩负起那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了。

我调深圳工作的消息在校园里传开后，引起一阵议论。“他现在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为什么又要离开呢？”到特区工作的原因，一时难说清楚。但有一件事倒是真的，那就是举世闻名的罗湖桥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我前往。我即将离开母校时，她的磁性更强烈，紧紧地把我吸住，夜夜梦不断，情更切，我梦中的罗湖桥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

特别快车，一口气把我从北国带到南国边陲。抵达深圳后，我被安顿在一间招待所。第二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我就起床，洗漱完毕，走出招待所大门，走过几条马路，蹒到深圳河畔。我站在一个土岗上，极目了望罗湖桥当今的风采。眼前见到的是一片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不见了罗湖桥的踪影，一切都变了，昔日荒山烂滩变成了高楼林立、花团锦簇的世界，旧貌换了新颜。

“莫非我仍在梦乡，来到了天堂仙境？怎么就看不到罗湖桥呢？”我自言自语。

“找罗湖桥吗？”突然从我背后传来亲切而低沉的问话。我转身一瞧，不好，是一位背着枪的边防战士。我的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已非法进入了边防线。对方大概从我的神态、模样上猜出我不像是偷渡者吧，接着又问：“您是新到特区的吧？”

“是的，我是特意到这里来看罗湖桥的，三十多年啦，看一会儿，我马上就离开。”我赶紧解释道。

“三十多年了？那时我还在娘肚子里呢。”他笑，接着说，“罗湖桥还在，不过旧桥已被那幢联检大楼代替了，靠南端的两层走廊就是新的罗湖桥，刚落成不久。现在来往的人可多了，一天就有几万人次，甚至十几万人次，春节期间，过境的就达百万人次以上，做生意的，投资办厂的，探亲访友的，旅游观光的，什么人都有，香港同胞最多，他们进出都很方便……”他很自豪地一口气说个没完。我站在一旁，像小孩听童话故事那样，听得心驰神往。我可以想象到，罗湖桥加宽了，加高了，加长了，成了真正的金桥、银桥、仙桥了，她顶天立地，她要拥抱全世界了。

转瞬间，我在深圳一呆就几年过去了，在这几年，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样样事情都新鲜，也颇有味道。我这个从小学门进中学门，从中学门进大学门，大学毕业后，还是关在大学门内的知识分子，这回才跑出来到社会上干事，成了门外汉，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学无止境，始终

在社会大学阶梯上爬坡。

来特区后，开心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当那些曾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怀着一腔热血从罗湖桥南端走进来，在 60、70 年代又抹着一把辛酸泪从罗湖桥北端走出去，而在 80 年代他们又重回大陆，同我们一起共建祖国改革开放大厦的老同学、老乡亲、老朋友重逢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什么生意经啦，西医改行中医啦，投资办厂啦，“打工仔”啦，“榴莲糕”啦，“加多加多”啦，还有什么窝窝头、瓜菜代、“牛棚”、干校啦，想起什么，就无不一一重新翻版侃个没完。但是，大家侃得最多的要数罗湖桥了，因为她给大家留下了深深的感受，同大家的命运最相连。这几年，我在深圳不知接待了多少这样来往于罗湖桥的新朋旧友，从他们的身上，又深深地感受到了广大归侨爱国爱乡的崇高美德。

罗湖桥啊，你同地球上所有的桥一样，都是给人类方便交通的，然而，你又是世界上所有的桥，无法同你相比拟的，你不但是民族血染的历史之桥，而且你是魂系炎黄子孙之桥，是永远连接我国神圣领土香港之桥，是沟通中外交往之桥。我看见了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你的上空迎风飘扬；我听见了从你身上走来往去的千千万万双脚踏响了雄壮嘹亮的改革开放的乐章。

我兴奋极了。但愿，我这美好的罗湖桥之梦，梦不断，情更深，成为永恒的美梦。